

有一位获得“共和国勋章”的老爷爷 他是我黑暗人生中的一盏灯

健康时报记者 张赫 赵苑旨

阅读提要

■“小伙子，你这看起来挺壮实的，不像是生病了啊，运动员吗？”来门诊看完病后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了王振义院士，一位幽默、和蔼的老人，至今仍记得他开口对我讲的第一句话。

■入住病房后，在他的张罗下，医院多个科室专家都集结来会诊，看到这位已经95岁的老人，边看一份份影像和检查报告边与专家们交流，听着他讲出的话有条有理，思路清晰，我隐隐觉得，自己有救了。

■会诊之后，两年来一直无法确诊的病，经过王振义院士抽丝剥茧的“断案”，最终一锤定音，我被确诊为“ALK阳性组织细胞增生症”。后来我听说，这种病2008年才首次在全球报道，至今报道的病例不足30例。

■王振义院士在活动中说，“能治好患者我很高兴，但这只是少数，我希望能够更努力，治好更多的病人，攻克更多的病种，帮助更多人。”他不知道，作为他的患者，我们多么庆幸，自己能是他口中“少数”中的那一个。

■我要把我的故事讲给我的孩子听，告诉他们，有一个获得“共和国勋章”的老爷爷，曾对我们家施以援手，对我们来说是曾经黑暗人生中的一盏灯。而我也要拼尽余生的努力，将他们培养成为一个爱家、爱国的好人。

新闻背景 10月12日，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建院117周年系列活动暨“慈善日”活动中，不久前刚获得国家最高荣誉“共和国勋章”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也坐着轮椅来到活动现场。自2010年起，王振义院士已多次将自己获得的奖金捐献给医院，累计捐款超千万。在活动现场，曾被王振义院士救治并获得瑞金医院善款救助的患者贾涛（化名），还特意从上海浦东新区川沙镇骑电动车，历时1个半小时赶来，专程向王振义院士表达感谢。



早年间，王振义带领学生在上海各大医院，寻找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。资料图片。上观新闻图

我叫贾涛（化名），今年42岁，生病前是室内装修搞木工的。病痛曾压垮过我和我的家庭，但何其有幸，我遇到了一位老人，让我有机会一点一点重新获得健康。

10月12日，怀着激动的心情，我要去做件萦绕心头多年的事，去对那位救命恩人说出藏在心里多年的话。

从上海浦东新区川沙镇去往瑞金医院，近30公里的路，我骑着电动车走街串巷。伴着秋天清凉的风，过去整整5年的治病经历，再次像放电影一样，在我脑海里一幕一幕地浮现。

两年辗转多家医院，幸遇王振义院士

2019年，我那年37岁。十多年前，我从安徽来沪打工，做过装修工人、货运司机等。

作为家里的顶梁柱，在这年轻力壮的年纪，却因频频出现难忍的眼睛疼和头疼，让我不得不停下来，去正視和检查自己的身体。

谁能想到，原本以为是小毛病，吃吃药就能好的事儿，却在老家县里、南京、上海多家医院都无法诊断。辗转看病的前两年，被当过脑梗做过开颅手术，

止痛药常年不离手，看着手里一个个三甲医院所开的不统一的病历，我绝望又不甘心。

直到后来，在一位医生的推荐下，我带着过往一百多张、足足有二三十斤重的检查影像资料，来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，见到了那位传说中的王振义院士。

“小伙子，你这看起来挺壮实的，不像是生病了啊，运动员吗？”

来门诊看完病后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了王振义院士，一位幽默、和蔼的老人，至今仍记得他开口对我讲的第一句话。入住病房后，在他的张罗下，医院多个科室专家都集结来会诊，看到这位已经95岁的老人，边看一份份影像和检查报告边与专家们交流，听着他讲出的话有条有理，思路清晰，我隐隐觉得，自己有救了。

会诊之后，两年来一直无法确诊的病，经过王振义院士抽丝剥茧的“断案”，最终一锤定音，我被确诊为“ALK阳性组织细胞增生症”。

后来我听说，这种病2008年才首次在全球报道，至今报道的病例不足30例，这属于组织细胞增生症当中的一种罕见亚型，而且像我这样波及全身多个器官系统的播散型ALK阳性组织细胞增多症患者更是尤为罕见。

由于是罕见病，没有统一的治疗规范，王院士凭借多年的经验，为我制订了一个可行的治疗方案。我开始服用靶向药，但一瓶1万5千多元的价格，让我再次陷入两难。

这些年为了看病，花光了家里本就不大宽裕的积蓄，且早早就负上了债。王院士得知我的困难后再一次向我伸出援手，为我申请了他自己捐赠成立的贫困病人帮助基金。

就这样，在王院士和团队的精心治疗下，我的病情逐渐得到控制，在第一次三个月复查的时候，症状就有了明显的好转。

下转 16版